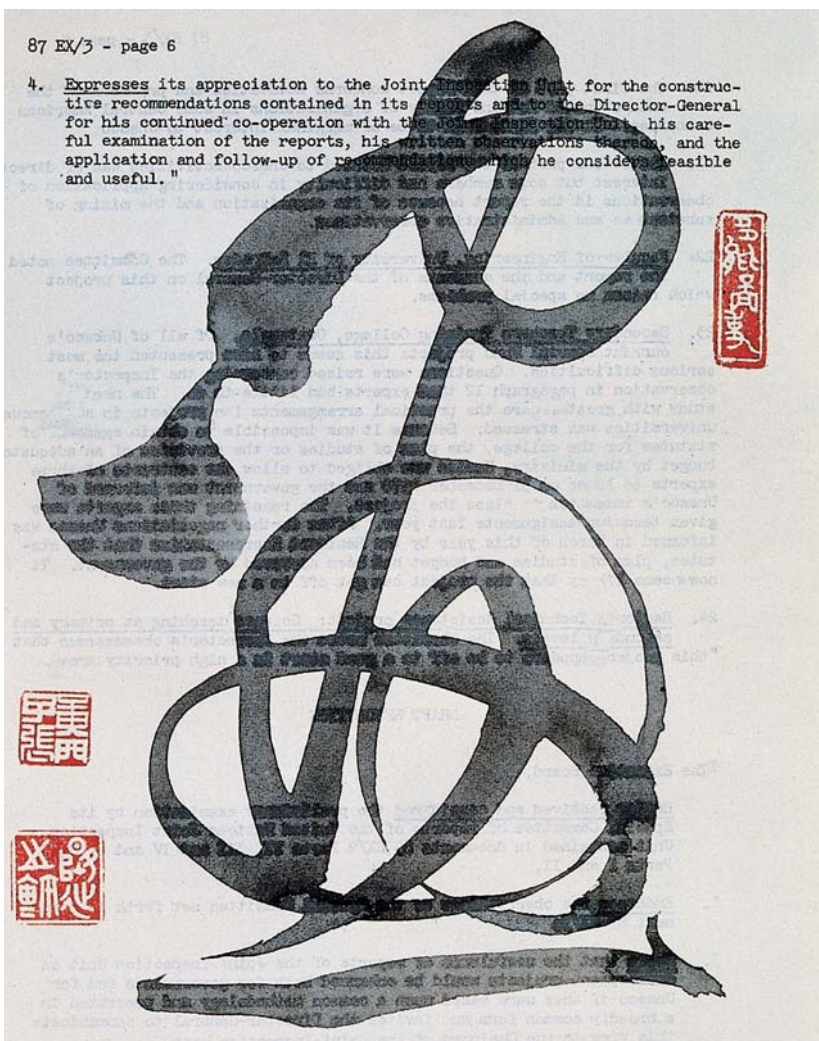


殊勝因緣

游國慶

圖二十 先生自運草字：「畫」（一九七二）



張隆延

紀盛者，報喜也。書道大師以九六高齡返臺弘教，乃書壇盛事，云胡不喜。

去年仲夏，筆者刻十之先生八十漫吟詩句：「除卻相思一事無」，倩友人帶至紐約奉呈，先生覆以短箋謝謝治印、並告知：「十月返台，定居後約期相見」。先生果於十月一日翩然由紐約返回臺北定居（圖一），弘揚書道。熟悉四十年前臺灣藝林的人，必然撫掌稱慶此書壇盛事，並以能就近拜聞警欸為幸、為榮；年未知天命者，若不曾留意「掌故」，恐亦不識此「泰山」喬嶽之身。個人以殊勝因緣，得親近先生，與聞一二事，謹撰本文，略陳管見，祈作為好學樂道者引見之階，而關心中華文化慧命存續者，亦識尊此泰斗，俾得有以拱之。

一、滿清遺老、傳奇人物

十之先生，西元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生於南京市，常自戲稱為「滿清遺老」。本名張龍炎，後改名隆



圖一 先生返台定居，故宮石院長設宴款待（2004年11月19日，台北）左起林副院長柏亭、張光賓先生、胡念祖先生、十之先生伉儷、傅申先生、石院長守謙、杜忠誥先生、筆者、謝碧蓮女史

延、號十之（《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疊翁（先生之法文名為Leon，譯音為「疊翁」。詩云：緝之聲矣，唯疊之恥。先生侍母至孝，由此號亦可知。）。

少時以太夫人聘名師啟蒙，厚植國學根基；既入中學，熟覽家藏歷代書畫名跡，識見漸廣，審美能力益強。大學期間，從詞學大師吳梅先生

學詞章；為國學大師黃季剛先生入室弟子，讀《史記》、《說文》、經傳；師事梅龔（清道人）傳人胡小石先生，習文學史、文字學及書道。實則所讀為金陵大學「政治系」，一九三二年以第一名畢業。

廿五歲赴歐，三年後獲法國南溪大學法學博士。二十八歲由歐返滬報效黨國。一九三九年至四三年在德國柏林、英國牛津、美國哈佛三大學研究法學，旅歐、美期間，留意西洋古典與當代藝術，頗得中西會通之樂。

年四十五返臺，歷任國立臺灣藝術學校校長（註一）、中國文化研究所藝術學門主任（註二）及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註三），譽髦斯士，其麗不億。

五十八歲赴巴黎，就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常任代表團副代表。連續五年，以美育專家身份代表中國參加東京、日內瓦等國際教育局會議及年會。

一九七一年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先生六十三歲，由巴黎赴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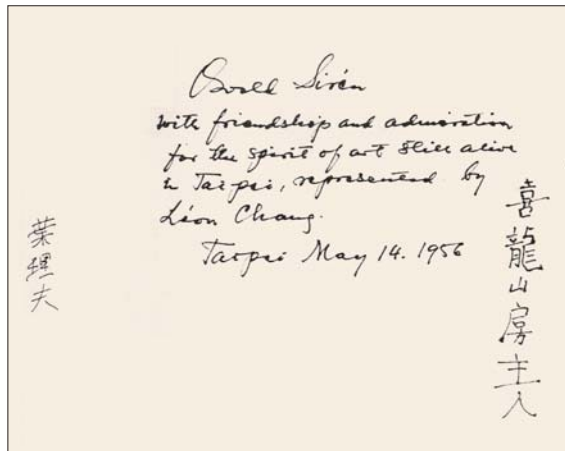
約，定居「窟應寺」（Queens皇后區），自稱「流落番邦」。於各大學「沿門托鉢」，講授中華文化，以生徒愛戴甚眾，聖約翰大學乃加贈「卓越客座教授」榮銜，藉示崇敬。在美三十二年間，誨人無數，「窟應寺」早已名震紐約，成為中國藝文傳承與研究之重要殿堂。

計先生青年前在南京、上海（一至二十四歲），二十五至二十八歲赴法獲博士，二十九至三十五歲工作、遊學、研究於中、德、英、美各國。三十六至四十四歲赴美任聯合國中文組長。四十五至五十八歲在臺灣，十四年間為其書道論述與作育英才之菁華時期。五十九至六十三歲赴巴黎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代表，出版《書道》專書。六十四至九十五歲在紐約弘教共三十二年，出版《中華書道》一書（合著）及發表許多重要書論。九十六歲返臺。

二、資深義工、展卷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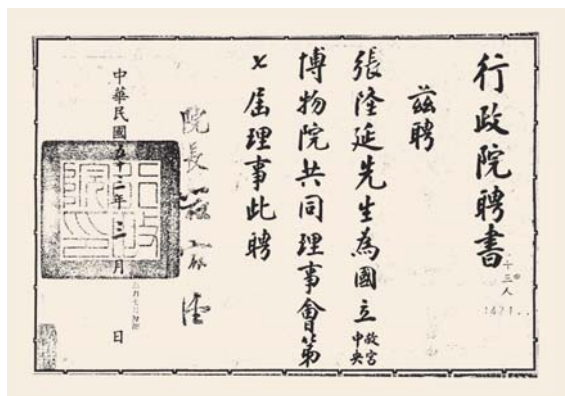
先生於一九五三年離聯合國任所

返臺，次年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第三組組長。越明年，四十八歲，時受「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委員會」（故宮初來臺於臺中時之機構名稱，簡稱「聯管會」）主任委員杭立武邀約，赴臺中為政府接待參觀故宮文物之各國國王（泰國、伊朗）與總統（非洲各國），先生學問淹博、諳中西歷史與故宮文物，更精通英、法、德語，故其解說鞭辟入裡。外交部長葉公超亦重託先生以接待各國重要學術藝文人士，是年，國際知名瑞典漢學家喜龍仁（Dr. Osvald Siren）來臺研習故宮古畫，先生為其解說，二人同行從臺北南下，於臺中霧峰庫房逐一展卷細觀，舉凡題跋印記、收藏源流，均賴先生為其娓娓細說，共歷二十三日，展觀三百七十六件，喜龍仁欲以重金酬謝，而先生正色堅辭。遂於北返後作字題志留念，落款欲書中文「喜龍山房主人」，結果寫下「房」字上半之「戶」字，忽忘其下字形，先生接云：「square」（方），



圖二 瑞典漢學家喜龍仁先生書贈十之先生題記（1956，台北）

喜龍仁竟畫一方塊於「戶」下作「后」，既覺有誤，更在「后」下加一「方」字。其墨跡於先生赴歐前轉貽傅申先生（圖二）。類此特殊之文物導覽義務之工作，持續逾十年之久。一九六六年，時故宮已北遷至外雙溪現址，因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及其派駐東亞各國之外交使節蒞院參觀，蔣復璁院長特邀先生接待貴賓，為作導引解說古物，令



圖三 先生受聘為故宮 / 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之聘書（民國53年，1964）

外邦友人了解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進而建立堅實友好情誼，其於外交貢獻，極為深遠。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六年，先生默默為故宮奉獻心力，其間一九五九年已受聘為故宮「聯管會」第七屆理事，獻替良多（圖三）。一九六二年兼中國文化研究所藝術學門主任、十二月出任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仍持續擔任故宮「義工」工

作，則先生不僅為故宮首位導覽義工，亦為最高官銜而無官架之「資深義工」（今日故宮義工，服務滿十年即頒授為「資深義工」，故宮例當補發證書乙紙也）。

三、文人習氣

氣乃骨氣、節氣，文人而有此「氣」，方能「器」弘量廣，行事大度，談吐優雅，儀表堂堂（先生有印云：「文人習氣」、「堂堂乎張」，正其自況也）。

陳辭修先生曾「斥」先生曰：「文人習氣」。

這「書生氣質」是在真正能勘破金錢權勢之「不可愛」、「不足愛」後，才能從知識分子的胸臆自然散發出來。多少「書生」、「高知識分子」在從政之後，迷失於利祿權位、阿媚於升官發財，抑或一躋高階，對下便白日鄙視、頤指氣使，對上更搖尾乞歡、諂顏迎合。官愈大、不知不覺學問亦愈大，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知，無所不通。誰還誦著：「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古諺；還記得人之所以為人的尊貴本質：「滿街都是聖賢」話頭裡的「人性尊重」；還懂得「禮賢下士」、「用人唯才」的任事原則？

先生任藝專校長，以座車接送老師，自己搭公車，非「禮賢下士」麼？掖引姚一葦教戲劇，王壯為、曾紹杰教書法，非「用人唯才」麼？重視人的互倚、互賴、有教無類，曾言：「修路與修水管工人皆未限制誰才能享受其辛勞成果，則這些工人及其後代來求教的，當然無拒絕之理。」又，先生於各任職期滿同人送別時，往往有許多基層工友司機參加，因其為人謙和，普受愛戴，此非對「人性之尊重」麼？先生書道傳承清道人、胡小石一脈，深諳執使轉用之法，於摹古中創新，在舊法度裡昇華，不妄作立異詭怪、不空談跨類整合，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歟？（先生言書道與繪畫、音樂、建築關係及裝飾應用之論著甚多，均極精闢深刻，非泛

泛者可及也。詳後。）

四、書道弘揚

（一）書法學習

先生初從胡小石夫子學何紹基所臨「張遷碑」，三年，而後泛習歷代碑帖三十餘種，篆隸草行楷各體，無不兼擅，而特好：篆之「毛公鼎」、「散盤」；隸之「孔廟三碑」（禮器碑、乙瑛碑、史晨碑）、「張遷碑」、鄧石如、伊秉綬、何紹基；行草偏好王羲之、黃山谷、米芾、趙子昂；楷則致力北碑用筆與結體，於「泰山金剛經」、「龍門二十品」尤多留意。

（二）書法展覽

在臺期間（四十五至五十八歲）（圖四），為「十人書展」成員，曾與程滄波、丁念先、王壯為等人赴日本東京進行書道交流訪問。旅美時期，於紐約舉辦二次個展，佳評如潮。一九九九年歷史博物館力邀先生返臺舉辦九十回顧展，並出版法書集、論述文集及展覽專輯錄影帶，造成廣大迴響。



圖四 藝術家雅集，中排左一為十之先生，後排左二起為張目寒、王壯為、曾紹杰、陳定山、陳子和、高逸鴻諸先生，中排右一為臺靜農先生、右五為丁念先生（1953）

（二）書道教育與書論

先生原主修法學，既獲法國博士，後於德、英、美各名校深造研究，返國效力，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

設計考核委員會政法組委員、亞盟中國總會國際宣傳組長、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第三組組長兼南方資料室主任，並於高等警官學校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嘗撰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憲法程序〉。唯法學與政治雖屬先生專業，然其內心則鍾情於書道及由書道所煥發出之中國文化之美。

四十八歲起為接待各國貴賓，時至故宮庫房展翫書畫文物，所得益廣，所感益深。次年獲聘為國立藝術學校校長，正式

「轉行」進入美育世界，數年間，發表學術專論〈書道微言〉，掄出「書道有四度元空間（Four Dimensional

Calligraphy)」。撰〈蘇軾研究〉，嚮慕其為人，由遺世之詩、文、書、畫，上探其渾然造化之德。

又撰〈山谷書道闡微〉（一九五七）、〈藝術欣賞〉（十二篇，一九五七—一九五八）、〈藝術與生活〉、〈說德不玉洗的「令節」和「流雲」〉（一九五八）、〈一點塵劫、一墨大千〉、〈八大山人與塞尚〉、〈當代雕塑名手—亨利摩爾〉、〈比·比與審美論〉、〈說戈耶〉、〈馬諦斯〉（以上一九五九）、〈書體的源流和演變〉、〈林藏褚書修禊序跋跋〉、〈蘇、黃、米書小說〉、〈草書與抽象畫〉、〈有笑沒有貓—說懷素小草書千字文〉、〈源遠流長—記兩院文物特展〉、〈時代、思想與藝術〉、〈不薄今人愛古人〉、〈武梁祠石刻畫小引〉、〈藝林瑣談—書道與無定象畫〉（以上一九六〇—一九六五）、〈書道美—以書道美來做裝飾設計，前途無量〉（一九六六）等文。

其論述層面，有書體史、書家研究、書法藝術本質探究、故宮文物、

藝術欣賞等（註四）。文章涉及古今中西之繪畫、建築、音樂，隨手拈來，均成書「道」。而尤能感通中外者，如〈草書與抽象畫〉、〈有笑沒有貓〉、〈八大山人與塞尚〉、〈書道與無定象畫〉、〈比·比與審美論〉以及〈說戈耶〉、〈馬諦斯〉等，讀之令人驚服。非僅書法界無此視野，即藝評界亦乏此見地。今之藝術界侈言西畫，覺書法落伍，於書道不屑一顧；書法界昌言引書法入生活裝飾，以為發前人所未發，乃至名曰：「創新」、「現代」書法，而流於扭曲、作怪、縱恣、乖張，幾於「心發狂」者，細讀此幾近五十年前之舊作；靜聆其論述書「道」之豐富多元；諦觀文中所舉書道線條空間之四度元變化及其與其他藝術之緊密聯結；慢慢品味那在字裡行間所吐露出的中國文化之深厚與其人品之高潔——以書道美作裝飾設計、樂之在得、無限清娛、六相圓融……這不就是書道與人生之最高境界嗎？

先生五十四歲時入中國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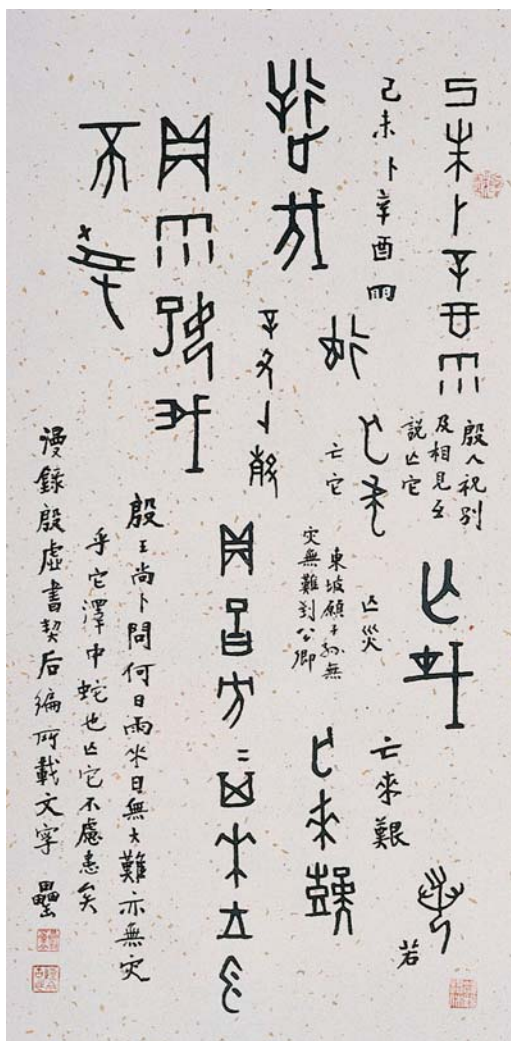
所藝術學門主任，親授中華書道史、中國藝術史二科目，為當時大學院校之首例，又兼授西洋藝術史。以豐富圖例、細膩觀察解說，析理詳盡、比對深致，人材輩出，如姜一涵、傅申、沈以正、張清治、劉平衡諸先生均是明證。先生亦積極鼓勵年輕人創作求新，獎掖後進，不遺餘力。民國五十一年，宣布加入「五月畫會」，支持劉國松等青年發起之現代藝術；當時白色恐怖下，「現代藝術展覽」引發情治機關查證，先生立刻面見蔣經國先生，保證青年思想純正，因而保護多位藝術家（註五）。

先生六十三歲於巴黎出版法文著作《書道》（一九七二），為先生第一部書道專書，論述深刻、圖版精微，借國內罕見。八十三歲，與米樂教授合著《中華書道》（*Four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1991，英文版，芝加哥大學出版，全文均為先生每週講授，由米樂錄音整理後，再經先生潤飾而成）。九十一歲，歷史博物館展出「隆古延今——張隆延書法

九十回顧展」（一九九九）出版先生書法集與論述文集各乙冊，前者有傅申、張清治諸序及王鼎鈞年譜；後者選輯先生歷年論述文字、序跋與詩篇（二九四四—一九九八皆有），惜所缺仍多。二〇〇一年，紐約窟應寺之玉絮齋門生暨同學，為先生九秩晉三嵩壽輯印《無限清娛》乙冊，收錄「藝術欣賞」十二篇，補足《論述文集》選刊之缺，「年譜」部分增列「求學·遠遊」（一九一七—一九四三）、「仕途·宦海」（一九四四—一九七一）、「雲淡·風輕」（一九七二—一九九九）三標題，概括先生九十多年間之數個階段。另選印先生所書歷代名跡、間附志題，成一書史系列，便於課堂講授。又一冊輯錄先生所寫各體法書，每頁一字，幾乎滿版之大字、筆墨神氣完足，頗能見知「墨韻」、「筆力」之書道美。二冊均題為「雪泥鴻爪」，未正式出版。

（四）示人筆法與再現書史

從國立歷史博物館所出版之先生九十回顧書法集中，我們隱約看見先



圖五 先生節臨晚商甲骨文（一九九八，紐約）

生「再現書史」、「示人筆法」；藉書史、書法以窺書道之用心。而臨古、節句、或集字題記裡，又明顯流露其在尙友古人之臨池交流時的精彩對話；是古爲今用、是書道的生活化與生命化、也是樂在五千年書史書道的清娛展現。

先生爲闡明書史，臨早商圖象文字而題云：「商代初期金器中銘如圖，多不能識讀，此文字始祖也」。題晚商族徽短銘云：「經圖文並見期

而文字獨立」，於「作父癸」銘下題：「作字見於商末期青銅器銘，文字已具句法」。於白陶墨跡與放大甲骨刻銘題：「中央研究院所藏安陽出土之殷白陶片與獸骨上卜文，擴大後可辨構成文字之線條，銳筆起收，跡近自然」。臨殷鹿頭刻辭云：「已見方起銳收之筆，而王字中一豎，啟金器銘文筆法」。錄殷虛書契文字，於「亡它」旁題：「般人祝別及相見，互說亡它」；於「亡災」旁題：「東

坡顧子孫無災無難到公卿」；而總題之云：「殷王尚卜、問：何日雨、來日無大難亦無災乎？它，澤中蛇也。亡它，不慮患矣」（圖五）。臨西周晚期散盤云：「圓聿（筆）起止，散盤為宗周巨制」，又云「散盤行聿頓挫、結體自然，習書者其從此門入」（圖六）。節石鼓文四字，題曰：「石鼓為秦襄公時書；迄今始成定論」。臨楚公鐘金銘，則志：「楚公鐘有方起銳收之聿（筆），景君碑師孟鼎，故是一家眷屬，吳之天發神識，乃雲初耳」。以上論文字之興及書刻鑄銘之銳筆、方筆與圓筆之源起遞嬗。

節臨楚王（熊惲）鼎銘後題云：「青銅器銘文鐫刻一類，見解散字體而粗書之聿（筆）致如此。許氏說文序漢興有草書之記事，蓋未嘗見戰國時代刻銘也」，此從楚域銅器刻銘窺知「草」法之興當上溯至戰國以前。由考古資料看，漢興有草書、乃草隸，後爲章草所本，寢假而成今草；篆之草俗連筆簡化，則遠溯於殷商甲文，西周中晚期俗草體漸

多，至春秋晚戰國初乃蔚為風尚，非僅玉石漆簡上書跡易見，即銅器銘刻亦甚普遍，如晉之侯馬盟書、曾之衣箱漆書、楚之各地簡牘，均明顯可見「草篆」字形——連筆簡化之古文章化特色，「草篆」之法，不必遲至明趙宦光始有也。

節臨秦漢簡十餘條，題雲夢簡曰：「睡虎地秦人墓中簡，皆小吏錄律令手跡，書體由篆變隸之漸如此，蓋蚤於嬴政自稱始皇」（圖七），題大初三年（公元前一〇二）、元康元年（公元前六五）、五鳳元年（公元前五七）云：「讀紀年諸簡，乃知八分波磔隸法西漢業已有之矣」，題倉頡殘編云：「此則近韓勅碑隸法矣，惜楊峴不見之也」、「精妙者，竟若韓勅碑用筆也」。此由秦漢簡牘墨跡論篆隸之變與八分之成熟，而禮器（韓勅）筆法，漢簡已具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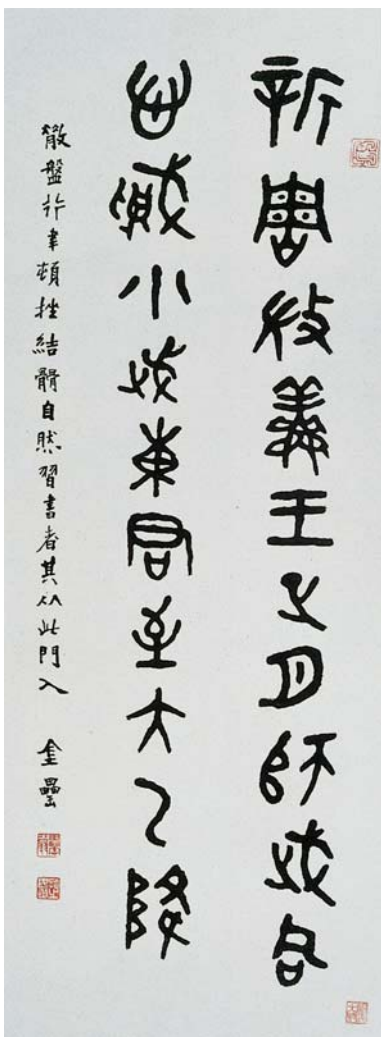
又節臨隸、楷、行多種，跋中各有品題：「俊雋奇變韓勅碑」、「華山廟碑、意氣風發」、「摩崖中以石門頌為奇詭」、「求分於石、乙瑛碑

是康衢也」、「道州示人東漢書法」（臨何紹基樞張遷碑）、「行隸翻騰、黃初元年三碑之前驅」、「夏承碑啟八角垂芒隸法」、「韓勅碑翻騰」、「坡公書長戈大戟，雄視百代」、「山谷中年書入隸師東坡耳」、「涪翁筆法極近敬邕墓誌之溫潤」（臨崔敬邕墓志）、以具現其對書史各名跡之風格判定、筆法特色與學習取徑。

其臨古之作中最特殊者為摘佳句與集字，如集石門頌銘書「清節」二字，書跡清勁、骨氣凜然，正「清節」寫照。或加以題記，與生活扣合，如臨自相鄰頁次之石門頌「春綏」二

字，以頌新歲春安，款云：「己巳元日」，知為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己巳春節大年初一之作，乃臨古帖以為今用之佳例。

又集自張黑女墓志之「奇松參天」四字，題云：「北朝墓誌斯為美，恨不能呈髯公耳」，末句似在表達對早年極好北碑之于右老之無限追思。摘書佳句者俯拾皆是，題記更有點睛之妙，如錄饜寶子碑：「令名遐彰」四字而駁阮元以贊此碑云：「阮文達論南朝書刻帖失真，如龍顏、寶子二碑書家，固是絕品也」。先生嘗云：「宜善擇古人書跡以臨之」。孟子曰：



圖六 先生節臨西周散盤銘（一九九八，紐約）

城隍官府

賤敵毋度

賈及賁資均合其令問也
鬼薪日解羣房弗備

於盜一人等或八戶
馬姓律人

司校相膠殿自二百廿錢以下該府審
猶二百廿錢以鈔二千二百錢貸一借入戶券牛一及

夫盜而匿之籍其戶

睡虎地秦人墓中簡皆小吏錄律令手迹
書體由篆變隸之漸如此蓋蓋於
嬴政自稱始皇八十八年

大壽區大初三年又以負馬田敦

元康元年奉畫二年

五鳳元年十二月乙卯朔

初元五年八月丙午臨相墜長仁敢言之
讀紀年諸簡已乃知八分波磔奉法西漢東看之矣

羊兒顛子和力公 賜書 得奉

可以沐滅者及國五大功

續縱鏡斂速比各齊工

薰脂粉實譯篇

此則近韓勅碑奉法矣檣楊峴不見之也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信然。」

先生錄泰山石峪金剛經「如是我聞」四字，而題曰「述故傳火者，皆馮（憑）所聞以曉人耳」，似

在申明孔夫子「述而不作」之意，而其「傳道」——傳述書道，亦本乎此也（圖八）。

另一件錄自泰山金剛經之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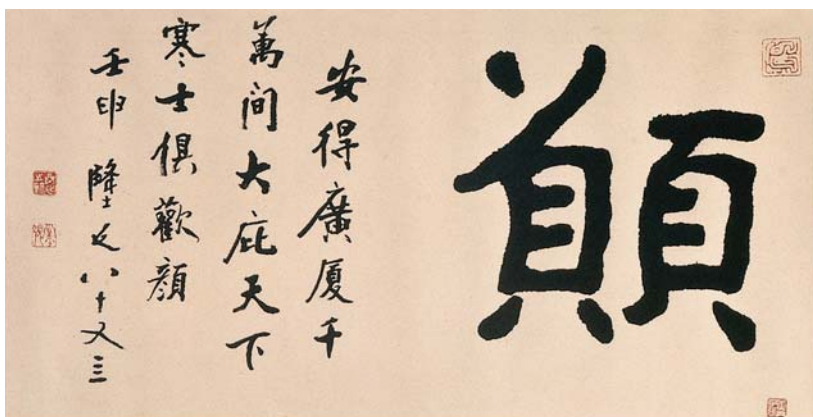
「願」字（圖九），

顯然將原跡之寬扁字形作拉長美化處理，這是有意識的臨古創新作法，題記則取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如此搭連，令此「願」落實非空，而杜句亦得附字以行，十分巧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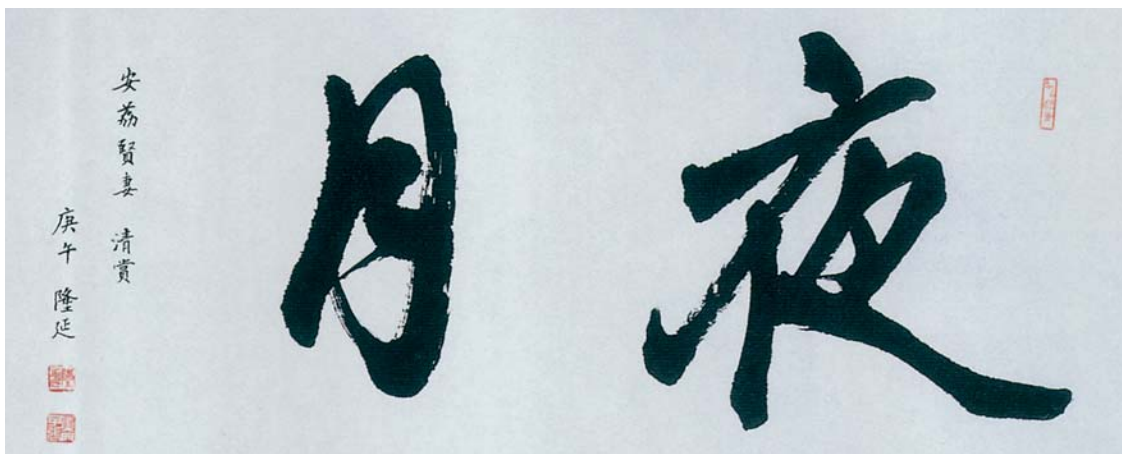
行書橫幅「夜月」（圖十）二大字，臨自趙子昂「夜泛西湖」詩之書跡，詩文與書法均極清麗優美，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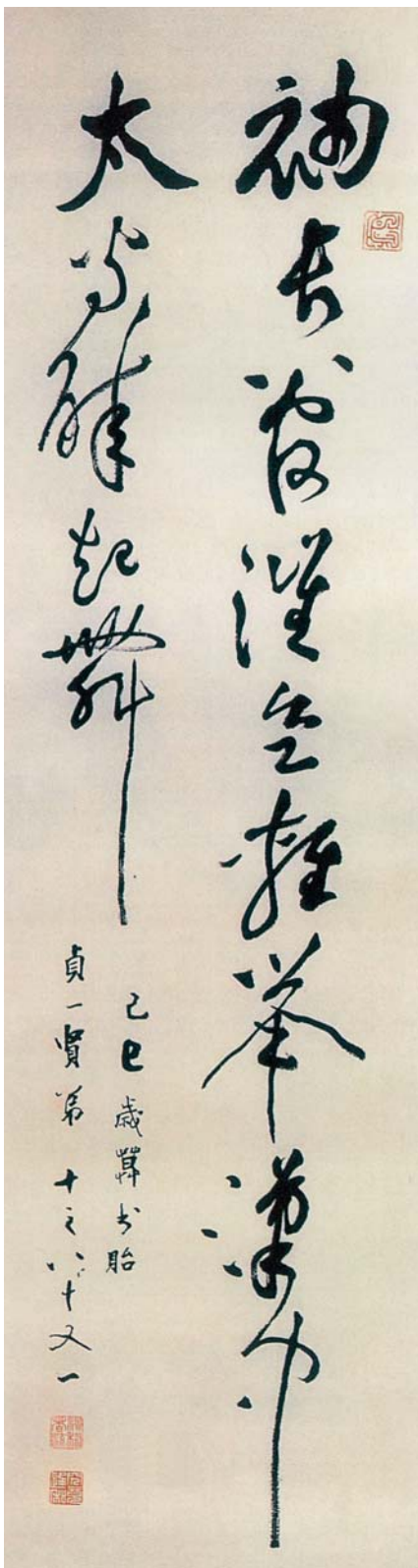
圖八 先生臨泰山金剛經「如是我聞」而題之（一九九七，紐約）



圖九 先生取泰山金剛經「願」字，更題以杜甫詩句（一九九三，紐約）



圖十 先生節臨趙子昂行書以贈夫人（1990，紐約）



圖十一 先生臨山谷草書，藉示灑逸筆法（一九九〇，紐約）



圖十二 先生以淡墨書寫，造成特殊墨韻，藉示用筆「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之法（1971，巴黎）

云「安荔賢妻清賞」，則似已盡舉西湖之清夜與皎月以貽賢妻，含蓄雋永又有無限遙想，細賞此幅，亦將有感於先生與夫人伉儷之契密及款款深情矣。

臨自黃山谷松風閣之「弦」、「媯」、「菩薩」、「兩」諸字（圖十一），書於先生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內，用辦公室內之打字廢紙（其上日期即我國退出聯合國前夕），因其不吸墨，故造成特殊之聚墨效果，將用筆的停蓄、翻折、疾遲，表現得一清二楚，此數帋非僅為古人「收筆處聚墨如黍粒」之技法再現，亦為珍貴之國史見證。

先生所書草書較少，節臨山谷書李白憶舊游詩卷之作，取「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二句，行



圖十三 陳搏所書聯語



圖十五 先生書陳搏聯句之一



圖十六 先生書陳搏聯句之三（一九九九，台北）

筆輕快搖曳，行間錯落跌宕，與詩意相得益彰，同時為「觀船夫長年盪槳而悟筆法」之山谷用筆，作一有力詮釋（圖十二）。

先生最常書者有二，一為陳搏對聯，一為何紹基臨張遷碑。

目下可見先生所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聯句至少三件，九十回顧展所陳與陳搏原作（圖十三）最為接近。此聯（圖十四）似為各字單獨書就，再裱接成軸。無落款。以鈐印添補全幅氣韻：引首以「平生飛動意」朱文印帶頭，押角用「殷其雷」

白文印鎮底，題款位置則以「滑稽者流」、「究竟通和」朱白二印扣住中心，上聯「張」字左側一鳳鳥印與押腳及下聯腰章「道在瓦甓」呼應；結尾「龍」字左添一「得之象外」印，更與引首遙對。七方鈐印將對聯十字的空間襯托得更疏密有致、興味盎然。

對聯書寫，難於行氣的錯落與字形結體的開闔變化，尋常書手，往往失之平順、規整，乏生動意趣。本聯各字欹斜跳動，究其中軸，則儼然一線緊繫，令各字在左揖右讓、前俯後



圖十四 先生臨陳搏聯書之一（一九七五，紐約）

孝武時有張騫
廣通風俗開定
畿寓南苞八纒
西羈六戎北震

圖十七：先生習書從何紹基臨張遷碑入手，此其七十一歲所書。（一九七九，紐約）

仰間，更增益其上下聯貫氣勢；以「開」、「張」二字為例：「開」字首豎左撇，氣勢飛張，右旁外傾、折筆挺腰鼓努，「門」下再以二橫及末筆重直頓下收之，使全字既飛動又安定。「張」字「長」旁結勢寬博、用筆圓勁，「弓」旁則恣意疏密，左曳向下加速澀進，頓挫間產生飛白墨韻，結筆處再緩速提頓回踢，墨色變深，而以筆腹頓收之自然毛邊與回收出鋒的筆勢，則使全字在凝鍊穩定中，充滿生命的張力。

另一件約三、四十年前所書，清

勁峭拔（圖十五），一件為先生於二〇〇〇年九十一歲時返台，在張清治先生逸響堂即席書贈筆者之作（圖十六），筆力矯健，頓挫翻騰，無不如意；「馬」字下鉤回絞、紛披若馬尾之飛舞；「龍」字左旁似屈鐵老藤、生動至極。

何紹基畢生臨張遷碑達百餘通，各通對原碑有不同的詮釋，愈後期愈加大其精細、潤枯、澀滑與重輕變化，而一以矯健勁拔之筆力貫之，故其漲墨潤澤處有豐肌、枯筆細提處有勁骨，行筆頓挫、方筆翻折、圓筆轉掣，無不耐暢自如。

先生七十一歲作隸書四屏（圖十七），雖以何紹基（字子貞，號道州）臨張遷碑為底本，在結體與線條上卻有許多個人獨到的詮釋。我們試取張遷碑原刻與何臨第三十二通、九十三通及現存故宮之四聯屏臨本，以與十之先生所書對照（圖十八），可以見知先生非僅熟習何氏筆法，即何氏臨古而善擇以脫化自成面貌之獨運匠心，亦深諳而驅遣自如。讀者詳細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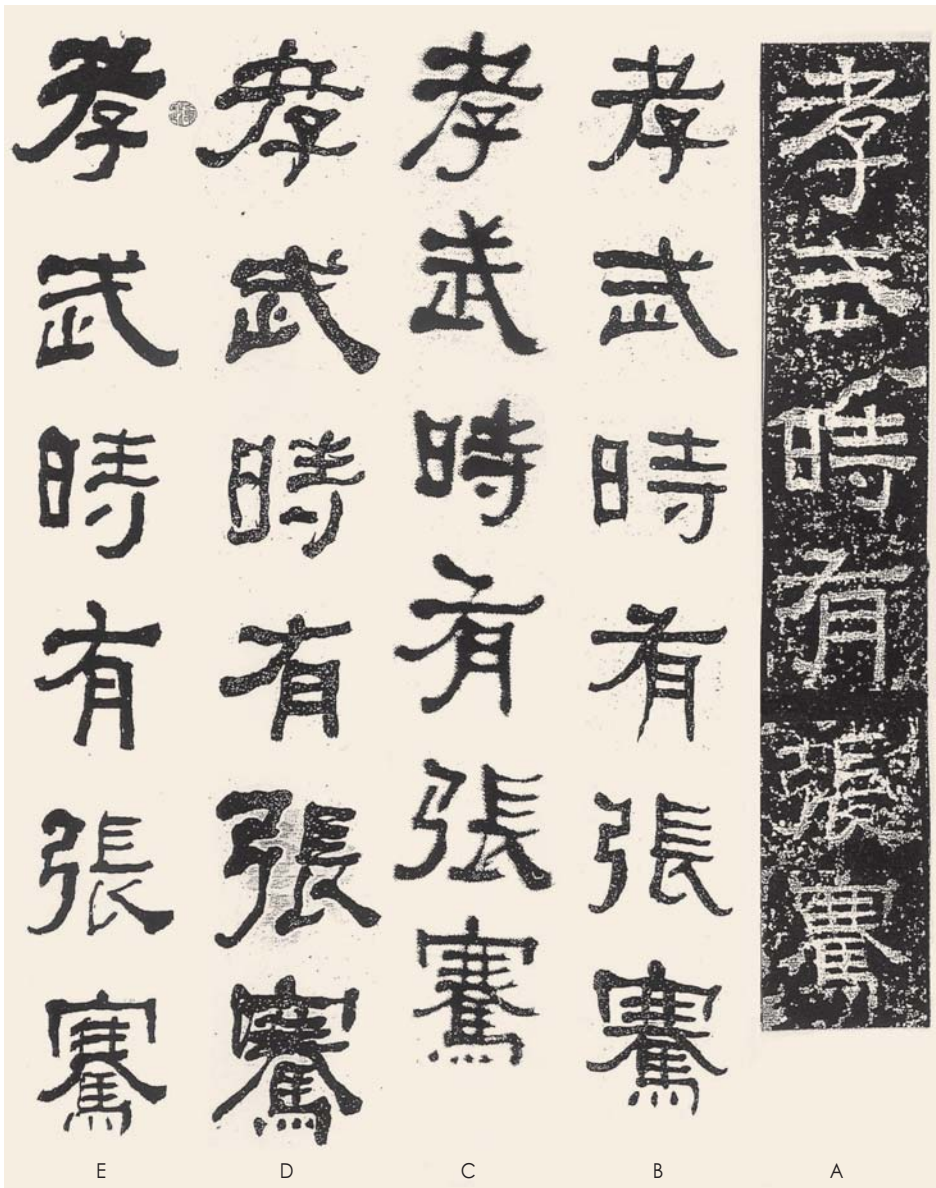
較各本各字筆畫方圓與墨韻輕重之同異，當信吾言之不誣也。

先生自運創變之書跡並不多見，「風」字（一九六八）（圖十九）岔鋒飛馳，乃無意於佳而自然神妙者也。「畫」字（一九七一）（圖二十）重筆起勢，遲留賞會，提轉牽掣，極盡勁速超逸之機，而翻騰奔縱之餘，末筆頓挫跳宕，結收回彈，盡美矣又盡善矣。

先生於致筆者函（一九九九）中，曾提及其對臨古與創新之意見：

愚初從胡夫子習書，奉命傳擬道州臨張公方碑，凡三年正；夫子始許自習所選範本。六十年來，見每一新碑或前賢墨跡，摹寫輒在數月後，始改習其他；求深入也。至於石濤著名的「古人須眉」「古人什麼什麼」，不能生長在我身上。創作要「有」我「在」：一類主張；以及一般所謂「闢新疆」「啟後」等等論調，都要「大器」

圖十八 張遷碑與各臨本之局部比較



A 張遷碑
 B 何紹基臨張遷碑第三通
 C 何紹基臨張遷碑四聯屏
 D 何紹基臨張遷碑第九三通
 E 十之先生臨何紹基書張遷碑

晚「成」才好。因此：隆延至今還在「學然後知不足」的摹擬傳寫；不敢標新立異；深恐畫虎不成。

先生優游書道七、八十年，其腕下揮運與書學教育之指導原則，似乎都濃縮在此短短的數十言中，謹彙錄於此，供雅好書道者「參」。

五、莊敬日強

先生溫文儒雅、風度翩翩，有印云「堂堂乎張」也。而幽默風趣、辯才捷思，因自謂「謔浪笑敖」、「滑稽者流」（亦自用印上語）。

先生視名利如土苴，自甘於「文人習氣」（自用印），對不義之事物，無能之庸官、無知之高論與虛矯之逢迎、假道學，往往給予最嚴厲之譏評。而對廉潔之清官、賢能之才士、好學之弟子、淳樸之低階工友司機，則時時予以贊揚、推許、掖引並盡全力施予協助。故先生雖無赫赫一時之高官，卻有赫赫一世之榮顯；雖無黃金滿贏之積財，卻有代代永續不竭之

張隆延

(本文初稿蒙十之先生及傅申先生審閱，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與珍貴照片，特此致謝)

註釋

一：十之先生於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任臺灣藝術學校校長，此校後改制為藝術專科學校，現為臺灣藝術大學。先生主持校務期間，曾以校長座車接送教授，自己坐公車。禮賢下士，聘時任職銀行之姚一羣先生教戲劇；提拔後生，發掘李泰祥的音樂天份，將其由原就讀之印刷科轉學至音樂科，俾盡習所長。姚、李二先生往後於戲劇、音樂領域之卓越成就，實肇因於此。

二：即今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前身，先生於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兼職主任五年多。禮聘名金石書畫大師丁念先、曾紹杰、王壯為及一位故宮副院長執教，並開研究生至故宮面對文物學習先例。

三：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推動文化藝術之國際交流，臺灣學生之出國深造，成績斐然，其尤著者為一九六四年推薦仍為文大研究生之傅申先生參與赴非洲等國之文化宣傳團，歷時二年，遍游十四國。

四：此十二篇極其精采，詳目為：〈樂之在「得」〉、〈得意而忘言〉、〈無限清娛〉、〈六相圓融〉、〈溫故而知新〉、〈書道〉上、下、〈古典與摩登〉、〈摹擬與創造〉、〈征服太空〉、〈象「形」與寫「意」〉上、下。

五：劉國松有〈救命的恩師——書法大師張隆延〉一文，刊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日《自立晚報》。

六：《禮記·表記》語，以先生喬遷莊敬路也。



圖十九 先生自運草字：「風」(一九六八)

文化遺產與成千上萬衷心供養之徒子徒孫。古人祈求「康娛純祐、通祿永令」，期望「萬年眉壽」、「子子孫孫寶用」(「頌壺」銘)。先生於「書道」之中所散發出之「君子之德」，自是「通祿永令」；其「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自能「康娛純祐」；其嚮慕從學者眾，徒孫已四代以上，道傳萬年，自為「子子孫孫寶用」，勿替引

之；而先生「究竟通和」、仁者言訥(印云「欲說還休」)，所謂「智者樂、仁者壽」，則胡不「萬年」？胡不「眉壽」？

先生之學

養、歷練、德行、操守至高，中西文化之會通至深。

復能博聞強記、好學敏求，善譬解頤，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實兼「經師」與「人師」之「大宗師」也。門生侍坐，如沐春風，於書道世界，「以意感、以神遇」，與古人作千載對話，共享無限清娛。

在此謹更藉小文，祇頌先生莊敬日強(註六)、道履日安、清勝無極也。

◎